



莫愁

漫步在瑟瑟秋風裏，橋下是頭前嗚咽的細訴，遠處群山蒼鬱，在一片蒼茫暮色中，只見橋下滾滾翻飛的蘆花和不遠處工廠冒出的黑煙成爲強烈的對比……

也是一樣的秋天，也是一樣的農忙

季，但那時年稚的我們怎會知道大人們的辛酸……每天一大清早，我們三房十幾個毛孩子睜開眼第一件事就是趁爸媽叔伯們忙上忙下的當兒，溜出去抓泥鰍，找嚙嚙兒；偷偷拿了阿公的斗笠，再抓上幾個油紙袋，我們就蹣跚地爬出去；清晨的空氣中迷漫著一戶戶農家飄出來的飯香，走在田埂上，天空還是灰濛濛的，一陣陣的蛙聲，公雞聲，鳥

鳴揚在一大片黃澄澄的稻波上，挖幾條肥肥的蚯蚓，綁在釣線上，再放在田中水裏頭，幾個小腦袋，就趴在那兒目不轉睛地瞪著，等著；好不容易抓上幾隻小得可憐的青蛙，又蹦又叫地帶著寶貝衝回家時，太陽光已經撒了一地金黃。看著爸叔伯和阿公扛著鋤頭，牽著老牛上田，媽媽和嬸嬸們帶著我們到河邊洗衣服，我們就像脫繩的野馬一般，



的規矩，你來了，當然得守我們的規矩啊！來吧！跟大伙一起玩……」  
 哼！貪嘴婆娘假好意，想拿我開玩笑，還當我不知道嗎？我不理睬他，站起來走走，遠遠望見阿梅在洗衣裳，我走過去問道：「怎麼是你洗衣裳呢？而且這麼晚才洗呢？」

「我娘今身子不舒服，爹帶她到對邊村子的王大那兒看病，所以我就得理內外大小事情，弄得現在才來洗衣服。」

「嘿！你家可有大人在？」

「我伯父在我家歇著。」

我想了想說：「妳幫我個忙……」

「嘿！我跟你們說，不想吃桃呀！阿梅家正好沒有大人在喲！你們看這又大又紅的桃兒就是我的收穫！」我搖動手裏的桃子對他們喊，聽我這麼一喊，大伙就要衝往阿梅家的林子。阿財喊道：「待會，大柱子，你去打聽一遍，到底是真是假。」過會，大柱子回來說真的沒有，大伙也就放心地去了，阿財堆起笑臉，對我說：「阿誠啊！這總不能全去了沒人看牛！所以，請你看牛，等會我捐幾個又大又好吃的，酬你的辛勞。」這正合我意，我點了點頭，表示答應。

我把桃還給阿梅，借了個水桶，提了水，把桃林外的路弄得泥濘滑溜，又找了幾個稜角較鋒的石子，鋪在路面，覆些草，然後，我騎在牛背上過了河，把牛拴在橋邊的大樹，這樣便擋了過橋的路，他們定想涉水而過，於是，我找了幾個長了苔的石子撒在岸旁。哈！我可以歇著看戲了，我在樹下歇息，想想其實只有阿財一人在耍威風，其他人也沒對我有惡意，可是這一弄，其他人就跟著倒楣了，阿財，我再用個法單獨對付他，於是我把牛牽開，正想去把石子丟開，只見一群人踉蹌地又跌又爬的跑過來，一身污泥，大伙過了橋，氣味啞的停了下來，我看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喘了一陣後，對我說：「嚇！真有兩下子，頭天放牛就給咱們一個甜頭，還真甜呢！」大伙竟然沒揍我一頓，只是看了看我，就到溪裏洗洗髒污，我想過去賠個不是，可是沒人理我。

天快黑了，我悶悶地牽了牛回去，卻聽得阿財在我身後喊起來：「小子，真有種，今後，我不會找你的碴，我們是好兄弟！」……

滿山遍野的亂跑，抓蝴蝶、採狗尾巴、丟木瓜、打水仗和堂兄弟姐妹們玩得瘋瘋顛顛，吃過中飯後，看著「阿媽」指揮媽媽嬌嬌帶着一個個大飯盒上田給阿公他們吃，我們幾個人又去湊上一腳；正午火毒的太陽，照在看不到的黃穗上，好刺眼！爸狼吞虎嚥地吃著，額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地順着臉龐流下，那時只覺得那汗珠好亮好亮……

下午就更有趣了，大門前曬穀場上，攤著一方方金黃的稻穗，稻桿堆在一旁，是我們玩累時的好地方，看著家裏那隻大花貓，偎在祖母旁邊懶懶地曬著太陽，眼睛眯成一條縫，走到後房中，只看到媽和姑姑嬌嬌們在那兒縫縫補補做那永遠做不完的家事！當夕陽在天空中抹上最後一片虹彩

時，也就是野台布袋戲上場的時刻；規矩地吃完晚飯，再跟著曾祖母到戲台前看史豔文、秘雕……一大群小毛頭，舔著糖葫蘆，聚精會神地融入劇中；看完回到家，不過八九點光景，也正是全家閒談的時候；搬幾張椅子到門前，阿公一手拿著煙桿兒，和阿太、阿媽坐在中間，我們一群就乖乖圍在太師椅旁，聽那千篇一律的忠孝節義，這時，天空是黑漆一片，幾點星星在那兒若隱若現，在一片蟬鳴蛙聲中，門外水田上，到處是一群群發著精光的小螢火虫，聽著聽著，不知不覺進入夢鄉，夢中，好像還有牛郎、織女在那兒眨啊眨的……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多去春來，日月遑遑，所不同的是歲月在其中

留下踪跡；年前田地分批賣出，三房也各自搬離，我們這一群也就業的就業，赴外地唸書的唸書；祖父重男輕女的觀念早已不再，前年曾祖母跌傷致長年臥病在床，去年祖母中風以致不良於行，更刻深了歲月在他老人家額上的痕跡，前些時日，回老家看看，驚訝地發現我在那只是個陌生的過客，昔日的野台戲早被家家戶戶的電視機所取代，種種電

化設備一應俱全，以往熟悉的抽井打水，餵豬養鴨，似已不在，年輕的一代，汲汲向外發展，只有年老的一代，當他們午後聚在榕樹下納涼拉胡時，才尋回一絲過去的踪影，自負筮北上後，已久不見這一片青山綠水，只是物易人非，徒得幾許傷悲；但這一片孕育我們的土地，卻永遠懷藏我對它的愛……

天漸漸的暗了，風也漸漸大了，蘆花依舊翻飛；工廠裏的黑煙依在，只是天上的星光似乎更見黯淡，水聲似乎也更形嗚咽……

# 揀貝殼

予顏

有一位喜歡海的老人，一有空閒就牽着他小孫子向海邊走去。他喜歡海的一切，他小孫子也一樣。

一個正午，他的小孫子忽然跑過來，像大人一樣，鄭重其事地對他說：「阿公仔，我要去海邊揀一個世界上最漂亮的貝殼送給你！」

他小孫子吃完午飯就去。

黃昏了，太陽發紅了，却還沒有回來。

他有點着急，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急忙拄了手杖，也向海邊走去。到海邊，他一眼就望得到他的小孫子，低著頭，一步一步，在沙岸上慢慢地走着。

「你還沒有揀到啊？」他走近了，對他的小孫子說。

「看到了，不過我沒揀！」

「為什麼不揀？」

「我不知道前面是不是還有更漂亮的啊！我不是跟你講過，我要揀世界上最漂亮的貝殼嗎？」

「看到了就要揀啊！你怎麼知道你看的那個不會就是最漂亮的呢？」

他小孫子好像忽然領悟了什麼，停下腳步，把頭抬起來，望著他，兩顆明亮的眼睛張得大大的。

「可是！」他小孫子轉過身，右手指著那遠遠遠的一块岩石說：「它就粘在那塊大石頭上面，很難拿呢！」

「不要緊，阿公和你去，我們慢慢的，很小心的，把它完完整整的拿下來！」

※※※

※※※

※※※

「啊！不要緊！阿公仔，不要挖它囉！」

一排排的波浪柔軟地拍過來，他蹲在岩石下，身體半伏著，右手抓著岩石上的小洞窿，而左手中的樹枝已經插入貝殼的外殼了。

他只要稍一施力，那只漂亮的貝殼，很可能就可以採下來。

「不要挖它，不要挖它囉，既然拿不下來，就讓它粘在上面好了。」

他小孫子一邊推他的肩膀，一邊急促地說著。

「怎麼啦？你不是說要把它採下來送給阿公嗎？」

「是啊！可是萬一你用過力了，破掉了，怎麼辦？」

「總是要試，要冒一下險呀！」

「不要！不要！就讓它粘在上面。」

「這是你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才找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貝殼，你難道不想帶它回來？」

「人家既然粘得那麼緊，不高興讓我們採下來，我們為什麼硬要勉強人家？何況，讓它粘在上面，才可以保住它的漂亮啊！我情願不要冒險。」

他小孫子頓了一下，接著，提高了聲音又說：「反正，我們只要天天來這裡看它，還不是跟我們把它帶回來一樣。」

他把頭收回來，看到他小孫子，兩腳高捲著褲管，就站在他視界的前面，忽然，他覺得他小孫子，一下子長得好高、好大。

※※※

一排排的波浪，柔軟地拍過來，夕陽剩下半個，懸在海平面上，他們趁著最後幾聲昏紅的餘暉，走回去。

遠遠的，傳來明明亮的聲音，語氣好像大人一樣，鄭重其事

「阿公仔，我好怕那顆貝殼會被浪給沖壞！」

「我一定每天都去看它，保護它！」

「真的啦！我是跟你講真的囉！」

「真的啦！阿公仔！真的！」

（編者按：小孩輕易去做的事，大人也許猶豫半天，但有時大人毫不為乎的時候，小孩却耿耿於懷。人從小到大，改變究竟有多少？人們為什麼愛海呢？是欣賞它的執著？還是從它那裏，我們可以找回一種失去的東西？我們相信：一篇文章可在不同的讀者眼中，長成不同的新生命。也許您正有另一番的詮釋呢。）